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目錄 內編

練子寧　周新　姚鑌
王賢　陳詩　古朴
鄭汝敬　林碩　高穀
虞信　宣嗣宗　年富
羅簡　范霖　劉實
李儁　況鍾　黃昱
王竑　馮昱　王恕 二則
侯璡　王直　廖莊
吳訥　魏驥　薛瑄
林聰　練綱　詹英
張翰　周鑑　黃紱
毛吉　姚夔　郭登
楊翥 金英　耿九疇　廖莊
李應楨　李裕　張岐

朱希周　叢　蘭　彭　澤
方良永　周期雍　王南墩
陳　讓　何文鼎　胡世寧
屈　泰　李夢陽　盛應期
周　璽　顧　璘　曹　琚
余　祐　王　軏　何　瑭
李　時　董建中　陸　深
張　翰　王　竑　章　懋
李　默　宋　琛　閻　閎
何　瑭　方　銳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剛方前

前言

方孝儒曰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而世之亂也恆以用才騁智者釣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于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萬世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恆倚以爲狐鼠之盜瞯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以區區才智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一日不可無氣節之臣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

宣德七年蘇州知府况鍾言憲綱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姦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迎詔勑請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闒茸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余肅敏公子俊曰人固貴剛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為名言

敖公英曰論說和平不枉天下之公是公非斯則古之直道而君子尚焉乃若大厲聲色靡恤顧忌徒取怨怒無益事功直固有時乎不必然哉或曰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以揄揚之其可乎公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昔在里居時縣令丞皆刻薄獨長者一日宴集酒半簿亡酒予因贊簿長者令變色謝曰我何嘗敢薄德耶丞亦愀然不悅予皇恐無辭以對後又聞寮友某守處州日有當路者檄其佐非法殺人佐不可當路者怒叱之守因言佐平日可嘉當路者怫然曰我獨

蔽賢者耶乃幷劾之夫善善從長乃自古記之矣然予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不悅於善人何利焉近見元城語錄載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蘇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之怒乎救東坡者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子孫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以止之予於是益嘆古人之慮眞有見哉

何孟春曰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韓魏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廣自處弊可知也春惟後魏崔光寬和慈善不忤于物進退浮沉自得而已嘗慕胡廣黃瓊爲人故爲氣概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崇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淸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嗚呼以胡廣之爲人而世猶有如崔光慕之取譏於世固宜後之君子將不以魏公言而自師法耶

王公瓊曰閉關三疏者正德丁丑秋七月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而監察御史張君欽閉關不納疏凡三上也上疏非難而閉關爲難閉關非難而回鑾爲難蓋御史巡關而敢扃門以拒人主之出人主臨關而能從諫以回旣出之鑾事盛且美不可不記也其第一疏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臣風聞陛下欲過居庸關遊幸宣大等處今甘肅有土魯番之患江右迫奄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難巴蜀有採辦之苦京畿之大夏麥少收秋潦爲沴陛下不是之憂而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臣竊爲陛下危之其第二疏曰上自卿輔之臣下至耳目之官皆不避誅死苦諫陛下不可出關未蒙俞旨臣愚以爲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煩勞一不可也遠涉險阻兩宮掛慮二不可也北虜強梁輕身挺出往與之角三不可也夫凡事愼于初則易悟于終則難我英宗決于遠騖而竟以北狩者以不聽人言者也後雖痛悔無及於事臣職在言路奉勅巡關分當效死卽加斧鉞之誅亦不能避其第三疏曰八月初一日忽有人報駕已到

昌平府卽欲過關臣聞天子舉動所繫非小或欲親征北虜必先有詔下廷臣會議某日出師明詔中外羣臣扈從而後行今傳言聖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是日會分守居庸關指揮孫璽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嵩欲赴昌平候駕欽止之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可擅離所守乎俄有千戶閤岳等至南口傳聖旨宣內外分守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捧璽書并監察史印至門守之收其扃鑰手自持而誓曰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閤岳不得入回報武宗卽回鑾不出遠近聞之以爲張御史能直言誓死閉關不放乘輿出塞其忠節凜凜使人主惛氣視古之忠臣引裾閉門者何愧而我武宗受言納忠不以中道反復爲難而卽日回鑾非盛美事哉欽心懷義不以利害動其心其後攻擊權臣外補邊郡亦無怨悔古有骨鯁之臣張君其人歟

朱以功曰熙寧之禍亦吾黨有以激之此是萬世龜鑑凡事須識其機而徐徐委曲轉移之乃善

朱以功曰觀之制器者欲員其象必先矩而方之而後規之乃知立身行己必當以方爲主

李元薦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知此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

唐公荊川與楊椒山先生書云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脂韋淟涊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愧不暇執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自丹陽奉晤今人嘆羨不已然竊有少致愛助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願益留意則不朽之業終當在執事矣且夫直前大銳近於用壯取必大過近於浚恆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僨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僕少頗負意氣屏廢以來槁形灰心之餘化爲繞指柔矣然以敬慕執事之至也故不敢不盡其愚荊川此書直欲椒山百尺竿上進步究竟後來地位終輸椒山一着乃知精微之學問不如

專詣之氣節也王龍溪謂陸平翁云他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公須以貪嗔癡救戒定慧此語何等尖新然龍溪之拖泥帶水視平翁九十而淸名皭然竟何如耶

劉仕義曰南海龐弼唐先生嵩曰有志之士須常佩服不忘講塾四字方能策勵做好人然今時之弊惡人直守又須充養完粹如玉溫潤而栗不爲角立不求近名若稍抑人揚己非惟節不可終亦將其身不保若戾忿暴疾爭恨小故以身殉之者是謂客氣絕類離羣圭角太露是謂英氣視理曲直以爲勇怯殺身成仁是死且不避是謂義氣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相迕逆是謂和氣仕止久速辭受取與無適無莫惟其時是謂太和之元氣乾之用九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用六曰利貞達斯義者守其庶矣

文徵明曰嶲不疑有言太剛則折而蘇氏非之以爲此鄙夫患失之言也夫剛亦貴有以養之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惟無慾乃能有養耳夫剛方嫉惡必不能脂韋取容萬一爲小人所搆將舉平生而失之于是

乎剛則折矣故以蕭太傅顏平原之賢又皆爲君上所知而卒皆不免議者猶以其老不知去有以致之然則胡岂獨能剛哉其所以養之者深矣

或問君子惡訕上禮不非大夫孔子何以言衛靈之無道孟子何以言梁惠之不仁海忠介曰所謂訕者非也無實而虛加之將使潔士蒙穢聲端人被邪議此其可惡也若夫事跡顯著聞見真確衆共稱之者吾亦稱之可以昭公道可以垂世戒安得博長厚之名而過爲之諱哉

涇陽先生曰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個志字孟子復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愚謂孟子拈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又曰均之爲君子也而以廉潔見者其取忤猶少以正直見者其取忤常多何也廉潔惟務守己之是正直兼欲匡人之非也均之爲正直也而以之取人主之忤者其獲罪猶自可解以之取權貴之忤者其獲罪常至不測何也人主惟惡人之叛己權貴兼慮人之傾己也

王弘誨曰今天下冠帶之倫其以賢豪自命者非少矣然往往趣舍異路而言行相詭或借爲中行之說陽押而陰爲闘而不自知其竄入于鄉愿之中或見謂功業有道途可指取有名節可戾契庋厲恣睢而苟爲高而罔致嚴于簠簋之飾其平居之所慕說蓋棱棱若異代人不可及乃其行事之概末及蓋棺而論定矣名不虛立士不虛傳壯夫義士非其仁心爲質焯脫塵壒不畏義死毋慕倖生則胡以毅然稱大丈夫哉

王文肅公與丘月林尚書書曰不佞出山之初門屏私謁耳絕流言亦頗望以不肖之身稍見趣舍使士大夫知水靜無波人靜無事相與爲和衷核實之治閒者殊不意紛紛至此來教謂書忍吃醋確是正論顧以施之一詑面及家庭誶語可矣若粃糠障天蟷螂蔽日兒童走卒皆已知此是彼非而大臣尚欲容容以養量唯唯以惜體異日者將使四方壘吏盡走於有力之門而事權盡歸于中禁門下回顧掣肘方思鄙夫之言一葦障江一髮引鈞誠自知其力之不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

之道也

馮琦曰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輕其臣夫用不用世所時有也即身不用朝列未嘗缺員一輕即儕輩盡見輕矣故爲大臣者寧使人主不用無寧使人主不重也武帝時大臣更進用事一切揄合取寵至使人主不冠亦見踞厠亦見反以爲人主親己益務容容以自媚不知人主已窺其底裏以爲若輩嗜祿如含蔗耳可榮可辱可生可殺可使大臣爲鬼薪城旦亦可使方術技藝蹶張所養夷於大臣此皆始于人主輕大臣而大臣自爲輕也大臣誠自重無論用也即不用亦且見重自輕無論不用也即用亦且見輕主上神聖執大象鏡流品如別蒼素海忠介瑞起田間長留臺也上知其直也嚴司寇清以病免而數念之上知其廉也陳太宰有年屢忤旨屢乞身優詔留之至再四沒而予美謚上知其介而有執也魏允貞懋忠論奏累百牘直聲振中外而終不以爲罪上知其清忠不愛爵祿也然則大臣所以自爲重輕與人主之所爲重輕之者亦曉然可睹已

于慎行曰郭贇拜參政奏對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于事贇曰猶勝奸邪此問此對皆非也孔子之論時賢曰其愚不可及也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非所謂愚直者耶天下惟智巧之士出而售其術則國家多事而下不蒙福未有以愚直敗者也何也彼智巧之士其精神智慮密于謀身而至於謀國則疎其機械權術工於傾人而至於律己則拙此愚直之反也設使人而愚直有道如矢無道如矢則天下之事惟其力之所長長短大小未有不可成者卽不能成未有壞而不可救者奈何謂無乎贇不能明其所以而第以猶勝奸爲對則亦未知愚直之所以益而姑爲謙退之辭耳故曰皆非也

孫鑛曰今欲爲國家圖久安其道多端顧要領莫先於登材賢掌銓掌憲皆執官人柄者也今治機方啓自非甚卑陋者靡不砥礪其行節是故必以抗上爲高不趨時爲潔長孺怯無禮餒矣夫莫難培者士氣氣既奮則何職不可舉然或不能無爭先貴得意又往往馳于職外是必得素無偏黨者持之斯勵翼底績故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不然疾徐

小膠非青沃火即水投石取名多奏賓少均之于昌運有孤矢且主上動以市恩要譽責臣下則夫使聖君信我爲不市恩不要譽夫焉有能展其志者乎

萬曆六年廣東僉事管志道曰一據勑諭命臣調度軍兵聽總督官節制又戒臣持廉秉公正己率下是承上使下必兩盡其道方爲稱職臣惟總督官既節制臣則臣於總督官自不當以幣物相交際矣今聞兩廣各司道官初謁軍門必以厚幣爲贄而兼以下程夫下程者駐劄官所以待使臣過客之禮也軍門駐劄司道往參而反有下程之送於義安乎又聞軍門壽誕則兩司往行慶壽禮元旦又往行賀節禮臣謂兩司于撫按官同監一方只宜以公事相會除到任一謁外何用僕僕趨承如臣整飭南詔等處兵備倘有緊要事情該會議及密議者或臣徑見軍門諮裁或軍門移文約臣面會其一切私情與禮往來似應與各司公同裁革臣又聞兩廣與三邊總督官一體也司道官謁三邊軍門則令一吏持脚色手本而由中堂拜揖其體也嚴乃兩廣則親持手本

以進而拜揖於簷下甚爲非體夫督撫官係監司之長臣特聽其軍兵節制不可屬也地方行事原與入覲京師不同憲體大褻何以率下且監察御史原係都察院之屬官祇因出巡于外得與督撫官持衡而獨過抑兩司非祖宗所以重方面之意也臣所惜紀綱所虞者偏重之勢豈爲一己體面爭哉又曰一擬憲綱內一款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各衙門官吏不許出郭迎送違者拿問如律禁如此其嚴也近又屢經明旨切責非不禁止迎送而有司出郭如故此非盡有司之過也出巡官陽止陰縱其心不信于有司耳臣今忝轄南韶二府及連州等處巡歷所至除巡捕首領官有防護之責當隨時隨地酌量外其府州縣正佐官斷不許至郊外送迎妨職業而長卑諂第恐臣如此而撫按官復如彼則非所以一觀聽矣臣又惟己必自正而後可以率下今司道官於撫按出巡亦多出郊以迎送之旣違明例且傷憲體何怪乎有司之不信哉臣今擬於駐劄去處凡遇御史出巡量就城門公館一迎迓接自循憲綱舊例若狗以非禮之恭而悖令典亦非所以正己而

率下也惟聖明鑒察一據憲綱內一款凡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吏典但有不公不法及曠職廢事貪淫暴橫者許互相糾舉毋得狥私容蔽又一款凡國家政令得失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等事並聽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各陳所見直言無隱若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蓋祖宗並設內外臺雖令外臺聽察于內臺而實有相持相制之意所以廣耳目而防壅蔽也自嘉靖以前二司官常自建言而按司官間與巡按御史相許廟堂唯視曲直以爲低昂故正氣流行天地間而宗社賴之令按察司官懼撫按中傷絕不敢吐一氣即有言者科道官必共攻之不勝不止此豈盛世所宜有哉臣今分巡廣東除別道不敢侵官外其本道官屬賢否軍民利弊應與巡按御史會議者自當虛心商搉不敢違衆立異臣有不法固聽巡按官參劾若巡按官不奉憲綱偏執狥私亦容臣照憲綱而行仍申勑各司道遵照

往行前

錢唐字惟明浙之象山人爲刑部尙書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帝讀孟子節文至視君寇仇語欲撤其配饗且令射夫射之唐開袍受矢盡矢適文星暗上悟以桑皮縫其傷處得不死因論之尤力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卽命撤圖

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洪武三年以才幹舉爲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介權貴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屢以威壓同同不少懼時有土豪數十人遇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忤其意卽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得其狀捕械通衢諸豪諂亮祖求解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色曰公爲大臣奈何同小人使乎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過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祈免亮祖釋之有納

女於亮祖者因怙勢凌人同按法治之亮祖去後以他故杖同同遂數其罪奏之疏未至亮祖誣同抗訕奏先馳達上未達其情遽命僇同適同奏亦至上嘉其卑職敢言不避權勢遣使宥之兩詔同日抵廣州而前詔先下同竟死邑民惜悼之亮祖尋以罪徵還同奉母備甘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亟欲得醫遣胥諭同釋之同曰徐公亦効永嘉侯耶笞之乃已

盧熙字公暨洪武四年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歲復洊飢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適御史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睢近千人檄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今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去

彭通字萬里南海人洪武四年由儒士拜給事中歷山西參政在山西日有吳印者官至陝西方面本五臺寺僧也以材辨受上知嘗譖殺按

察僉事張丁其家人橫肆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訐通通直發其罪且斥辱之條其事以聞上不之罪也

陳御史大夫寧洪武六年正月同宋濂拜賜甘露一日率侍史商暠入奏上御東閣免冠而櫛遣人止之移入便殿櫛已正冠方召見其以嚴見憚如此

歐陽令尹銘知臨淄日副將軍常遇春方略郡縣之未附者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譁動一市公出遇呵止之不服因笞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先走告軍門曰知縣毆卒幾死且罵將軍不職士常公命公至詰之曰汝何敢爾公曰軍固王師民亦王命也民被毆擊幾死軍士顧不可笞耶此軍士之過也知縣雖不賢其敢他有罵言常公意解乃獨責軍士而釋公由是申嚴約束無敢譁者後信國徐公往征沙漠道臨淄軍校有知公者曰是敢抗常公健吏也因相戒勿犯公亦迎送有禮自信國以下皆賢公所爲

徐安浙江鄞縣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知山東濟南府後調鳳陽建文

壬午北師急文皇自揚州趨南京微服間道從靈壁出鳳陽安知之折浮橋絕舟楫以守文皇獲一漁舟以濟即位後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逸有司以安應詔復任數載諸戚里奏安庇細民奪莊業文皇始怒曰朕昔猶爲所困況若曹乎逮至謫戍雲南以終

凌漢字斗南原武人洪武十七年以明經舉歷官僉都御史初爲監察御史巡按陝西疏陝西民病數事且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善之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及還京師有德漢者遇諸塗邀漢飲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金不可受上聞之嘉嘆擢漢爲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都御史論議數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奏遣按事蘇松因嗾史桂滿劾其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未幾命署吏部數月改禮部又數月上憫其衰令歸田里漢叩頭曰臣願生京都死瘞京土上許之命居于私第歲餘徽誅起爲左贊善又歲餘復拜右僉都御史尋令致仕漢入辭上問

先賜歸不行今歸何也對曰先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徽伏誅臣無憂故敢歸爾漢有治才且剛方不屈故時人多忌之云

敖得眞江西德化人由人材洪武十八年知興化方正不畏彊禦會府隸宋重八以公務下高郵仗威勢輒入中門驅甬道升公堂同知劉牧曉執結隸至與爲威嚇如前眞叱縛之尋奏聞上賞其直而杖劉牧宋重八流配雲南因論吏差軍校皆不得犯分違治如法見大誥篇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臨江府人洪武十八年一甲第二人建文間居母喪杜門謝客力行古喪禮歷官左副都御史與方孝儒等特見信用與聞國政靖難師起子寧極言曹國公李景隆奸邪不忠乞斬之不報會早朝子寧執景隆于班章曳伏御前數其罪奏請誅之不從因憤激稽首請先伏斧鉞以謝天下遂罷朝

浙江按察周公新廣東新會人以剛直稱永樂初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憚之稱曰冷面寒鉄公按察浙江嘗巡屬縣野服以入觸縣官怒收繫獄中遂盡知一縣疾苦明迎按察使乃自獄中出縣官恐懼免

冠伏罪竟按劾之由是諸郡縣吏皆望風股栗莫敢肆一日同僚以炙鵝餽公公縣之後有遺者指以示某僚有受遺者必問冷面寒鉄公知否朝廷命錦衣衛千戶如浙捕贓吏卽受吏贓新時進須知遇諸涿州捕之繫于涿獄千戶逸走詣闕下以聞文廟大怒令馳驛縛新旣至伏丹陛下猶口口歷數其罪不已上愈怒命肆諸市臨刑大呼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是夕奏文星墜上大悔不悅者久之及後數日見形于朝或見一人衣紅立日中上呵問爲誰對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浙江城隍爲陛下治奸臣貪吏言已遂不見上憮然

姚鎭字公哲號玉岡世襲蘇州指揮僉事永樂元年以指揮使守潼關秦王入朝夜至關左右呼門甚急鎭曰朝廷禁門深夜不得啓也王怒止關外至京面上垂泣曰潼關姚指揮慢朝廷甚夜不容入關上但微笑旬日正旦鎭來朝上問秦王不得入關事奏曰潼關國家重地也臣止知陛下非知秦王上顧左右曰如姚指揮眞鎻鑰之臣賜寶鈔明年上將北幸值鎭來朝敕還鎭奸細撒伏賍假僧過關緝獲斬之後聞言

官交論不當先誅奸細者上曰言官論是但即斬奸細則指揮軍威大振指揮處亦是也

王賢字惟善通州人永樂辛卯舉人乙榜教諭鄢陵歷官順天府尹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叱跪於庭熾火圍之公聞趨至縛其人欲以聞主者逼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官索板蓆若干公曰明日來取察知其詐及至執之寘於法

陳諤字克忠初字一諤番禺人永樂六年舉鄉試入太學擢刑科給事中舉劾權貴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論事觸上怒落職罰修象房同事者皆募工先治完降官去諤貧不能募工乃躬治之甚力值駕至觀象上問治屋者爲誰諤前俯伏具道所以上憐之命復其官擢僉愈甚歷官順天府尹政尚嚴察頗有張趙風嘗出行悞衝皇太子駕太子訴於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其優假如此既而執政

者忌之出爲湖廣按察使三載刑政肅清一道無寃獄亦無寃民奏最改山西洪熙改元謂先以忤親王貶海鹽知縣上一日問左右大聲官人何在宜置輔導使人得聞過乃授荆府長史多所進益上賜以忠良梗直四字示寵異焉宣德三年與王不協還鎭江府同知致仕歸正統九年卒於家

古尚書朴在戶部主事劉良素行不檢滿三載公考其績下良叩上之左右求公最考公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最考不可得也良遂誣奏公他事逮繫太宗皇帝燭其誣竟釋公他日吏部奏授良告命封贈其父母仁宗皇帝曰愷悌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奏大臣罪者其得爲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贓敗衆服公之明

鄭汝敬字行簡歙縣人永樂乙未進士初爲順天永清令朝廷適有大役工部復命公監焉問有大臣得罪而服役者前官置之公曰此非所以敬天怒也請役之乃已後改上虞令監察御史尹崇高號嚴厲有司多望引退獨嘉賞公嘗問紹興守六邑令孰優守曰人惟有氣斯能生

聖賢能養此氣故充塞宇宙可無氣而爲人乎守不能答旣而考浙江
七十二縣令置公爲第一者儒柳南仲賢而有文公雅敬之憫其貧贈
以綿絮南仲狷介亦不欲直受君惠以錢百文稾詩爲謝公辭錢受詩
而同僚卒以是誣之議者不覆將左遷公公曰是尚可以仕乎且母夫
人年高無以爲養遂自解職歸上虞人請留不得相與擁泣而去

林碩字懋弘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歷官左布政使嘗爲浙江按察使
時有中貴人裴可力督運於浙湯千戶者賄結之倚其勢橫郡邑問碩
稍繩以法中貴人怒訴於上誣碩格詔出誹謗語逮至闕下碩叩頭言
臣前爲御史官七品今起遷按察使三品臣惟恐不能報上恩臣實無
誹謗語緣臣前巡按浙江人多有不便者今但欲去臣自便耳上爲愀
然動容曰朕固未信是以面問汝耳卽命釋之復其官而降勑切責可
力

高穀字世用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歷官大學士景泰初年上皇將
至京穀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書穀所穀袖入朝傳示

羣公卿皆不敢出一言疏聞上不悅詰匿名書從何得穀曰得自臣所
遂榮恐累穀自縛闕下下詔獄上亦不深罪遂榮也旣歸田杜門不接
賓客人有問及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弼傅其家業蕭然敝廬瘠田
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同編氓
虞信字尚忱沔陽人永樂中監生拜監察御史有直聲擢四川按察副
使蜀有頑民爲患信首除之擢山東按察使子受屬吏金研信覺繫其
子以聞上付信自治竟撲殺之轉河南右布政使信性亢直人不敢欺
宣嗣宗字彥初嘉定人永樂中以薦爲中書舍人專書內制時楊文貞
公在內閣凡誥勑有未愜者嗣宗持之楊輒取更定多所裨益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永樂癸酉鄉舉以乙榜爲德平訓導九載擢吏科
給事中歷官戶部尚書錢穀會計躬任其勞事有關于利害者僚佐或
難之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公毋署名可也吏胥諸司莫不畏憚束手
聽命富以西鄙多事用非其人奏舉布政楊璿知府余子俊可用而請
黜布政使孫毓吏部尚書王翺言其侵己職請下于理富曰薦賢爲國

非有私也因求退不允忿鬱專恣疽發而卒公天資剛勁所至以嚴爲治人不可撓以私及掌國計愛惜用度持正不阿得大臣體然亦爲人所窺伺其屬有作弊者知富多疑遇州郡奏災傷欲其准則言不可准欲其不准則言可准富必反其所言而從違之多中其姦計

宣廟嗣位交趾黎利弗靖成山侯王通等用兵無功時廬陵羅公簡爲御史陞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率衆出境矣衆止公勿往公曰王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諭賊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凶暴必不敢拒詔遂與琦亟馳至其國宣上恩意利惶愧率其屬拜伏自首其過遣使獻金又奉表詣闕稱謝且請立陳氏之孫暠上復命公往立之既至利以暠已死乃張筵女樂設宴公叱曰暠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尊罍樂器時天晴忽陰風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懼貢方物表謝還朝

范霖字時雨樂清人宣德丁未進士授行人出使萬里外土物一無所受比還行李蕭然以薦擢御史彈劾一無所避時副都御史周銓苛刻

貪暴霖糾十三道御史疏銓平日所爲不法事言之朝驛召銓詣獄事
未白而銓得心悸自縊以死十三道或降或謫霖坐以首建議繫獄了
無悔懟識者皆以眞御史稱之

劉寶字嘉秀號敬齋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改庶吉士乞教陞金華府
同知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時旱緩催科免逋負表先賢墓復鄭義
門家搩閱經史以廉操直節著聲一日行縣始出郊一狸迎拜于道行
十里許復引類羣至且行且拜公下馬視之羣狸馴伏良久乃去嘗夕
寢夢神語以公署將火公驚起至廳事火且然矣因率衆滅之其精誠
感召類如此擢爲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杏承屈
伸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聲徹陛闕內聞者驚愕相戒勿以稿示
出爲南雄府知府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府者輒盈橐推其
餘餌過客得其寛心且爲游聲譽公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大
庾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輒辱
公郡人擁公出中貴慚且益忿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奏中貴横

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公抗勑使毀勑大不敬公亦言中
貴酷狀詔兩逮至京上親召至前詰之得狀遂俱下錦衣獄鞫中貴具
狀罪公得白將出從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
餐粗衣弊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是以觸天使無所逃罪上不
復更窮治不數日竟病卒獄中公喜著書中夜有得如獲至寶燃燈起
書平生辛苦君子謂其與古范丹李反無異云公性剛直少容行己峻
峭意所與者無貴賤一接以溫顏否則雖達官貴人必面斥之以故與
人寡合或勸之少貶則曰惟聖爲能剛柔合德自大賢以下未有不剛
而能立者自持益不變
李儁字邦傑華容人宣德壬子中鄉試歷山西參政初授司務上封章
十四事內斥選法太宰王直侍郎何文淵項文曜俱深憾之泊守彰德
趙諸王每出郭禱祠遊獵數百里外儁上言之天子遣內侍逮其最湯
陰王對簿降勑褒奬儁仍命儁禁約諸王官皆獲重譴已前後獲盜數
千咸晉陽人晉陽人怨儁刺骨湯陰令尙璣者以貪著名儁屢斥責辱

之都御史賈某受其餽庇焉遣廉隽過辟所獲隽持益堅人率爲隽危嵩弗顧也後自山西歸卜居黃湖山石田茅屋而已足跡不履城市

况太守鍾守蘇州日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絶采賣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恆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求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官尤橫至縛同知臥于驛水邊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爲常矣會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請賜勑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字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閹于驛拜下不答公卽斂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耶長揖旣乃坐輿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獨御轎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無何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而數之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內官懼謝爲設食而止於是終况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罹內官之患也况在蘇州有御史驕伉

非禮鍾乃上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厲之
汚濫邪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
禮儀凡迎詔勅謁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
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闒茸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
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
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上命禮部同翰林會議申明然况爲政特尙
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杖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况適過交衢中拱手
而過不下轎徑去人乃銜之競以爲謗故久抑遏不遷至九年復留爲
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良則皆其變之也

黃昱字景暉吳郡世襲千戶寡髯眉而姿相英武韜算常在人上時况
守鍾治吳極稱循良見昱武流且卑官不爲禮貌一日况守召賓侑以
劇戲劇戲者必飾粧古君臣舊事亦王章所禁昱乃甲冑率兵千餘人
圍其治况守聞之倉皇命戲者解散乃同至察院相訟御史讓昱昱曰
鎭撫守土官也太守雖宴客不當以優伶聚集大衆昱之往也實備非

常耳御史不能難命岳指揮兩調之岳乃置酒邀守與昱二人競耻先往各遣使以覘昱則佯呵儀從入岳所覘者歸報守曰黃鎮撫往矣守即急馳赴會不知昱乃更從岳氏後戶潛出以歸復太守先入然後再從前戶踵至其來竟出太守後太守亦畏其英抗乃相交歡而罷自此數數晉謁况守常以元旦顧昱登堂犬吠太守嚙損其紅袍昱即款留太守解衣陳設杯俎酢燕已潛命家從購取紅段召縫衣者數人頃刻更造新袍矣太守飲畢服袍則非嚙損者詢知其故乃大器昱才略爲之游揚云

王竑字公度號戇庵又號林庵河南衛人正統己未進士初授戶科給事正統己巳有聖駕陷土木之禍皆太監王振所致翌日景泰皇帝監國六部科道交劾振帝未有旨百官皆慟哭跪伏于廷乞速斷時班有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順叱百官令退去公時爲給事中奮臂起曰順前黨振陷先帝蒙塵今上前叱逐百官敢無上又如此即捽順髮口咬其面順倒地衆因蹴踢順死帝起入宮公猶倡百官慟哭不起帝令

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對曰王毛二長隨皆振黨請寘於法遂從門隙出二人衆捶死之天下大悅成化元年爲兵部尚書會諸大臣薦岳正張寧忤李賢意內批二人知外郡竑遂以疾乞致仕辭歸竑性剛毅少豪儁尚氣概義所當爲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爲扼腕自廷擊馬順所致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捶殺馬順者竑名自是滿天下家居二十餘年至成化末方卒謚莊毅

馮昱字景陽濮州人正統丁卯鄉薦卒業太學授監察御史錦衣衛指揮門達恃寵弄權數起詔獄傾擠善類舉朝側目莫敢言昱獨抗論其罪達遂伏法由是直聲震天下巡按甘肅番人例獻金佛昱峻却之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周府承奉卞某出督租縛民妻孥裸辱之民怒將爲亂昱白王王不省乃獨騎率健卒數人入府縛卞疏其罪于朝詔論如法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尚書謚端毅爲南京兵部日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人梁芳與妖僧繼曉比而蓋

大鎮國永昌寺其言直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外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後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嗛以星變還復黼南京恕因是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一人獨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孝廟卽位特召復起爲吏部尚書時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訐而覺失實綰等謫而琮獨留恕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聽御史湯鼐故嘗以經筵譏恕者他亦愕愕有所論建壽州劉概以書稱之引所夢爲證事發而大學士劉吉惡之下詔獄欲坐概妖言律論斬而鼐亦與同罪恕力辨其不然上命姑緩之迨法司讞上概鼐皆減從戍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

爲同事者所中以多杖人死當大辟恕謂非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

從戍

御醫王玉自陳春宮効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之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加太子少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尙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據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必濬也前是無歲不求去至是求去益力至再而上時慰留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辨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于先帝者卽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

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于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于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也傳若行有豪傑聞之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且欲奏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貞貞亦爲奮詈且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逮恕及濬貞面質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實直沽名宥之俾焚其傳草而罷濬貞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辨復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許云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勑而文泰怏怏謂濬不能爲之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觭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弘治間爲大冢宰聞鎮守內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之命公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凡在京及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按察司及有同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及承告官軍不公不法等事須要密切實封奏聞不許擅自勾問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祖宗之成憲所宜

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權假以貪官怠政爲詞朦朧奏請提問四品以下職官朝廷一時不察尤其所奏又許接軍民詞訟其雖才識可以委用終係內廷近侍稽之祖訓條章自有本等職掌糾劾提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品不問文職軍職並聽提問是祖宗累世之憲章由斯人而變革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臣竊痛心公剛正執持每事不肯依違南昌張元禎繪砥柱圖題贊其上云猗此柱天樞此配地軸此繫大風雷驚不碎大波濤推不去猗此柱爲吏部尚書先是司禮監懷恩以直道謫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爭爭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于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

尚書侯公璡初爲行人以善辭令而剛果能斷得名交趾黎麟請命公輔禮部侍郎章敞往錫封至其境關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傴度公正

之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士人出入則宜今天使下臨不可由此度
迓者驚懼爲撤關乃度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猶知加禮大臣王尚書直遇振未嘗少降詞色每
同坐時振欲據尊席公曰太監職四品吾尚書二品岸然凝坐振無如
之何

廖恭敏公莊爲刑科給事中多所建白時東里楊公當國家有不律者
公率同列抗章論之或曰獨不爲楊公地乎曰此所以報公也

吳文恪公訥在國學居常寢食在廂房不宿于家公疾革其子麟托諸
監官懇請還家先生厲聲曰是何丈夫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祀兩祭
齋戒中耶

魏文靖公驥端重方嚴好別白君子小人嘗曰孟氏不云乎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品量不爽人信服之在學校嚴師道與諸生衣冠相對不間
寒暑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
亦斂輿迴避魏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譖于內衆爲公危

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譔且訊以近日曾有何
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
温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
正統八年薛瑄爲大理少卿指揮某死妾有色王振姪王山欲娶之妻
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寃駁還之都
御史王大怒譖之于振振嗾言官劾瑄故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瑄怡
然曰辨寃獲咎死何愧乎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奏將决大臣有伸救
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莊敏初授刑科
給事中嘗發光祿卿李享太監王振家僮張伯通奸狀又劾總兵楊洪
孫鏜不協時皆韙之景泰元年轉都給事中內侍覃增駙馬石璟景帝
所親信者有罪皆劾之不避景泰三年以鮮疾者衆遷右春坊司直郎
內閣商公輅言公不宜在散地遂復都給事中補吏科仍食六品俸凡
視選必欲出至公吏部遷擢或不當意輒斥名論列有陳僉事永者陞

布政以公言竟落守舊職執政或畏惡之諷御史劾公下吏簿責公有姻戚爲教官用公言得近地公竟坐專擅選官當死罪高文義胡忠安爲白其事及得釋左遷國子學正爲大司寇日嘗掌南都察院事前此掌院者制十三道不得言以悅權倖及公綰院章諸御史時有彈劾當事者謂公不能鈐其屬公曰已既不言又遏人使不言署名書者王文端得之高文義所王與胡忠安欲上聞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危言事且止公疏言直潑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詔按之高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道路上怒急捕千戶龔遂榮挺身自白曰迎上皇禮本當厚遂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即迎駕一車二馬足矣公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貽他日悔竟從公議時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公獨上章劾之文銜之日求其罪不得會公卿有事吏部公爲囑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欲寘之死會官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廷臣附會文意無敢違者胡忠安公謂文曰給事中七品官也

而擬於大臣囑托公事也而擬於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怨
而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我不預公等自為之于是
遂罷曰再議之公歸臥病不朝數日上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病對乃遣
太監興安問病安造問病公曰老臣無病前日議事驚皇至今不安興
安問何為驚公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興安以告于上
既而法司復以比擬論罪上不允聽得不死

練公綱字從道長洲人景帝初以太學生授監察御史尋命治淮鹽敕
具即班中呼授之公對臣不才不敢奉詔上固遣之公曰宗藩國婣觧
陛下法如何容臣奏理臣當黽勉承陛下委不然臣終不敢妄受依違
損中正上亟曰從汝命左右回勅益語更書如公旨先是牢盆蠹弊最
云難理諸姦聞公來皆先縮伏比至畏之如鬼神宿患豁清駙馬都尉
某擾法公搜其從艘得私鹺縶其下人飛奏於朝詞主在都尉上重違
初言因從之罪都尉褫冠衣若干月事竣還朝彈擊益切

詹英字秀寔玉山人戍籍於貴正統戊午鄉舉授四川會川衛訓導時

滇有木麓川之役會川與滇鄰而英祖有居在貴貴兵入道也乃上疏言邊務十三事悉行之是時中貴王振柄于內王靖遠領東南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中璫子弟因緣爲利英上疏論靖遠貪功窮兵老師費財海夷金寶盡走京師閹宦乳童立功西城疏奏上大異之詔卽往參其軍公恐事掣肘非便自詣闕以不可狀辭公卿聞其至皆欲識其面或納交或招致爲重客或欲薦以臺職處之會已巳之變止歸川滿考轉雲南河西教諭雖去蜀猶憂其患疏薦可撫蜀者侍郎張固上可之蜀賴以安

張翰安丘人孝友侃直正統間由進士授廣東監察御吏時毛中貴等怙寵恣橫人多側目翰在御前奏數其過因與給事中曹凱共擊殺之英皇弗罪且於柱上御書敢言御史張翰權貴咸忌嫉之陞江西左參議愧直道不行輒疏乞致仕家居授徒講學室無環堵巡撫龔給官地俾築室以居貧約恬靜至今鄉曲誦之

周鑑字孔明正統乙丑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有大學士陳循

子所爲不法鏜按置大辟還其強奪田廬子女若干陳切齒伺以中之無所得已風部遷雲南按察司副使終陳在政府九年不遷後以通考過家行江中風覆其舟僕有周濟者緣木從傍出斧舟得鏜尚喘立無恙所賫俸金僅二百緡衣數襲貯革囊中驛吏自水底鉤以還鏜鎗識如故衆驚以爲神尋陞山東按察使乞歸與布政李正芳僉事董應軫相友善三人者有雅望縣爲耆老堂于治右有大政及事疑而不决者必咨而後行之

黄都御史紱廉直遇事飈發卽重忤時不恤必欲行己意人竊謂其呆公正色山立抗言不沮知巧不避毅然肩之竟以是得名爲郎中時人業以鯁黄目之任湖廣左布政使時妖僧繼曉至勢燄薰人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令避而還鄉名掃墓實逃生耳乃檄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毋令得出入無幾果敗檻送京師斬之西市

毛公吉字宗吉餘姚人舉進士嘗爲刑部廣東司主事時錦衣衛卒偵百司鉤摭傳致書片楮以聞輒報可至有被誣坐族者公卿皆重足待

之千請必狥然或犯罪例入廣東司莫敢執何宗吉治之如他犯指揮門達怙寵擅威福能生死人在俄頃百官遇之途皆躍馬避恐後公獨與舉鞭抗揖於是皆銜之偵其過百方無所獲一日宗吉以病失朝下錦衣獄衛卒羣吠脅之宗吉徐曰有國法在爾奈我何達聞益怒嗾健卒掄巨挺挺之見骨幾死猶行行自得療數月方愈人語之盍少貶狥俗宗吉笑不應復職一如故輿論賢之

姚文敏公夔爲吏部左侍郎有眞定守以賄敗石亨挾勢囑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准稿來求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稿事竟止

景泰元年廣寧伯劉安都督僉事郭登守大同也先遣人奉上皇至城下召守臣出見議事索金幣以萬計約賂至卽駕歸劉邀郭曰虜情叵測安知不以人之誘楊定者誘我乎吾二人之身城之存亡攸係脫或懷詐吾二人不足惜如此城何遂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環甲登城北面拜曰臣非敢不出但此城臣不敢擅

耳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納幣而也先實無歸駕意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謀某刦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効死力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驚疑擁上皇去登大慟曰駑才敗吾事特安以迎復上皇功封侯登罷廢至成化間始得復用

景泰三年册懷愍爲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爲翥無以應初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爲之默然蓋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矣薛應旂曰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抮臂之謀王直猶知愧而知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景泰四年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耿九疇上疏畧曰昔宋神宗買浙
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乃止
景泰五年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
上疏曰仰惟上皇被留虜廷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
輿未復虜雠未報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儆五典之心也賴郊廟
神靈皇上勝算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
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
中大理寺丞時覩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
爲正副使册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節羣臣見皇上於東
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
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講確治
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形于國家恩
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
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而今親近儒臣誦讀經書

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詞意悲切留中

李應禎字貞伯長洲人初名甡又名維熊以字行晚更貞伯景泰癸酉舉人歷官南太僕少卿嘗入太學中貴人方用事言於祭酒欲致爲塾師公避匿不赴成化乙酉選授中書舍人見同官或由他途以進恥與爲伍乞改教官補外以非例不許他日又有謀直文華殿者故擧公同事以掩淸議公益不樂適有旨寫佛經上疏言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佛經也言甚剴切人皆危之賴上仁明特笞而不問已而乞省繼母還竟罷殿直爲中書時當郊祀畢有宴公奏近時中書舍人坐給事中御史後非制禮官重復舊不從知典故者則是之公生長南京多游寓宜與中歲則以吳中故鄉始購屋以居後宜與故人吳大本治田廬

招之公時一往然曰吾固吳人也不可他徙故終於吳而卒葬於吳以從公之志云

李裕字資德號古澹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吏部尚書初爲御史巡按陝西時定遠伯石彪冒功首虜廷命聚實彪叔忠國公亨以書通關節公焚其書曰媚權臣欺天子吾不敢也卒覆實亨果大怒值其敗得免於禍庚辰自陝回都御史寇公深方得寵眷待御史甚嚴公英英不少屈嘗有指授雖出上意亦堅執不從然上知公守法亦不加罪

張岐字來鳳與濟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左僉都御史初在刑部觀政刑部郎中以新進士易之一日齋宿潛攜酒劇飲酌公公不受語侵之公曰此豈飲酒時耶以法律人而自違法若此其奈何辱我其人愧謝乃已

景泰末年易儲之議漸萌而禮部兩亞卿俱缺議必得有力者爲之太監宋某乃出手疏於上上令送閣下曰可用學士爲之時大學士陳循等乃擬劉公鉉以進而江公淵不悅陳公乃退與內侍曰鉉素不能幹

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薩琦鋐聞淵言曰此深知我者久之鋐爲國子祭酒一日報易儲諸司無大小俱勸進司業言於鋐曰有司俱進國子監獨無鋐曰國子監勸止則可勸進則不可遂止後英廟復辟日閱諸疏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鋐對上曰吾欲識之乃召對於文華殿上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事其後以完名終卒謚文恭今上以宮傅見錄其孫棨至尚寶少卿人曰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唐珣字廷貴華亭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嘗知福州府或言故事當先謁藩司珣曰未成婦而先見姑嫜可乎竟先之任議者以爲得體

高中丞明爲御史日英宗皇帝既復位天下府縣百司來朝監察御史趙銘等劾其罪而彈文出於公上恕其觸諱命中官詰草奏者衆懼莫敢對公毅曰彈文實出明手銘等無與中官入白之上顧左右曰賢御史也釋不問

鍾同字□□□□人□□□□□進士官御史以□□□□死獄中天順元年上謂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爲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圜歸葬時同沒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

楊公瑄字廷獻豐城人由進士官御史時徐有貞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賢入閣與有貞同事旁助有貞得展底蘊知無不言凡用人行政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太監曹吉祥以有迎立功亦與國政而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上凡事須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己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沮吉祥固不悅天順元年公印馬坊內民有羣訴曹吉祥石亨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上喜公敢言稱職吏部記公名且大用吉祥在旁見斥其名初甚愧懼已而甚怒欲罪之上不許乃已石亨忿然遂謂有貞與賢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且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我彼排陷其意非善初吉祥見亨冒濫陞賞意甚不平每詰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頓

首訴上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内閣專權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噍類又伏地哭不休上初信其説而從之遂置有貞及賢於獄公見二凶日益長與十三道御史議合班劾之有附勢者潛洩于亨二凶遂先譖諸御史于上前豎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與御史張鵬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遂下諸御史幷逮右都御史耿九疇於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竟致坐公死而十道長皆坐戍餘多坐貶奏上矣會京城大風震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于是獄皆從減死者戍戍者貶貶者復而公就戍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患公不可復謫戍廣西之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以言官奏復舊官改陝西道尋陞浙江按察副使

彭公名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歷刑部尚書諡惠安嘗爲刑部郎中廣東司隸輦轂間事多涉貴豪戚脅挾撓沮公屹然持正不吐茹外戚家冒賜額奪民田勅公即按頃畝公至眞定繞田周視徑歸

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責于薛驩顧折券矯賜薛人今眞定田
祖宗來許民間開種即爲恆產不復增科以勸農力往來韓太監廣寧
侯屢奏虐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彧又復强辭飾奏傷
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衣食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下詔獄言
官交論得釋他日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彧爲彭韶所持令
朕負朝論奈何又請當是時何喬新與公同官刑部有經術練吏事純
懿貞方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川劉氏曾氏殺人獄疑
久莫能决公至立斷進按察使

馬忠陝西高陵人天順間知堂邑縣廉潔愛民歲飢輒發粟以賑未嘗
須報行部至邑者惟以糯米進曰此土產不忍厲民以求悅郡守李尚
不法忠白于當道以罪黜之歷十一年比去行李蕭然民甚思之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會試第一授御史督學南畿成化二十
二年爲廣東左布政選立志以古聖賢自期自奉甚儉約操履誠慤其
居此官必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必欲盡此心選父員韜亦爲御史選旣

貴惟服父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巡按河東聞喪還行李蕭然惟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視去就爲甚輕一在于生靈國家餘不恤也宦路所至無不感動響應者名重海內士大夫無問識與不識一時正人必僉曰陳某司風紀者或非人必曰非陳某不可典銓衡者或非其人必曰此無踰陳某者及卒人無不悼惜之別號克庵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初登第舉士丘濬讀其文喜曰此必古君子也力置第一及相見而貌少不揚濬益喜曰吾聞聖賢無相荀子豈欺我哉在廣東日使督者振鐸于道路擇鄉祭酒衣褒衣以教其子弟隸人俱令業巾帽列左右曰吾以閑其心也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詣官民樂其不擾皆不忍欺執法不避中貴提督市舶司韋眷倚貢爲奸利以苦役戶選特爲裁減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通販詭稱蘇門答剌國使臣眷受其賄不問選發其僞又撤馬兒罕使臣怕六灣以獅子入貢浮海還國復以吏市獅子唉我選言不貴遠物豈以隳國體而令外夷見也中貴既以抑減戶役生憾至是

心益銜之乃誣奏他事命刑部員外李行會巡按御史勘問無實仍用
眷意指賂選所黜吏張聚誣證其狀拷掠務文致之逮選赴京廣人擁
留數千至有泣下者選在道病作行至南昌卒後以張聚疏奏白狀得
贈謚先是任河南督學按察使中官汪直司西廠事能立中人禍直往
河南勾當公事藩臬竦息郊迎公不爲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
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密疏其擅權之罪疏入留中迨直歸上問河南
好官爲誰直以公對上以疏示之或云汪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
史以下匍匐趨拜公時爲提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
直愈怒曰卽提學便何如爾等大于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
史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
而諸生儼集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若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
來見矣遂徐步而出公嘗巡按江西布按二司入謁每易素服公曰此
非憲綱體貌也矧人臣見君各衣本等服色顧獨殺于御史之前乎於
是兩司皆遵其言而僚屬上下及郡縣官吏自相戒不敢犯

程公信爲太僕卿時馬政久廢石亨疏言太僕急徵諸衛馬非便請以其事隸之兵部從之公曰如此則不得其政即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自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職願明示著爲令兵部懼以爲言詔復歸其事于太僕

岳季方性剛而志高不輕屈下人在内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公應之曰初上用我在左右責任殺戒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後被謫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于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或以賀公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有曹生者爲公寫待漏容公遂檃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丁璐字元美豐城人天順□□進士歷官參政初授工部主事在都水督六科廊匠事見權璫同官咸屈膝公獨挺立衆中權璫怒欲折辱之

公向闕大呼同官挽之而出詰朝自司空而下皆詣謝過欲挽公公竟不往先是諸璫時時於工部索匠公往來二司一切嚴拒諸璫有憾言公謂吾當先具以聞自是搖手相戒無敢至索匠者

陳音字師召號愧齋莆田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太常寺卿大學士劉吉起復音移書止之後當路有缺吏部欲擬音吉曰陳某腐儒也不可用其爲少卿滿九載乃進卿成化十三年福寧衛指揮楊曅故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泰桀害人命爲讎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百戶高崇往勘未報曅至京營解主于錦衣衛百戶韋瑛家瑛紿曅盡其所投營解情由傾取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姊夫禮主事董序令瑛夜入仕偉家搜檢財物拷掠及其妻屬京城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偉隣居乃登墉呵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瑛亦爲之稍戢

黃暐字時雍號櫟坡南海人成化乙酉鄉舉歷官雲南參政初授吏部

司務陞司封員外郎嘗爲江西參議時寧庶人蓄異志禮多僭擬同僚朝見數贊叩頭公伏不動俟贊畢而興識者以爲得體祿米折價溢數而橫取公執不可庶人大怒遣儀賓李某動以危言曰殿下且奏下卽布政通判輩斬矣除曰第斬吾一人足矣何寃耶其議竟沮

陸容字文量□□人成化二年進士歷官右參政嘗爲職方郎中有百戶韋瑛凶悍附勢得罪調宣府謀再用指良民爲妖言冀以爲功公言于尚書具疏請下法司鞫之瑛竟坐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得釋京師稱快先時捕妖言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愚民被誣死者無數公請除其例獄遂衰都指揮呂佐求爲金齒騰衝參將公執不可俄中貴人召公至內諭旨公言西南夷要地必得堪爲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壞事咎將誰執佐計遂沮他日復有中貴人舉都指揮二人爲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都督大官必積功始得彼何人而敢亂法耶舉者市恩專擅尤宜置之于法以爲後戒疏凡再上言甚切直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犯者必罪著爲令

侶鍾字大器鄆城人成化丙戌進士初授御史歷官戶部尙書爲御史
日都御史馬文昇巡撫遼東爲權閹汪直所中諷使劾之鍾不應遂被
譖箠于朝爲戶部尙書日有戚里奏乞兩淮長蘆官鹽風雨消折之數
鍾執無之會歲報籍至有私錄以進者鍾由是得罪內不自安因再疏
請老不許旣而疾甚會東廠發其子瑞受金事復請老乃許

韓好問字大經號宜庵會稽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官刑部尙書諡莊僖
正德甲子起官巡撫河南中旨取樂工公弗遣上疏至引放鄭聲爲戒
詞甚剴切亦見俞允

薛端字士莊孟津人成化辛卯河南鄉舉初授莘縣諭由南京博士陞
岷王府右長史善于輔導不爲諛佞王嘗宴羣臣令各歌唱侑觴先生
曰臣待罪輔相恆懼迂鈍有孤祿位遑暇習歌唱邪王爲之改容且賦
詩彰其直

孫需字孚吉號冰蘖德興人成化壬辰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歷官南
京吏部尙書諡清簡嘗爲御史奉命巡倉至中都鎮守中官欲謁者由

旁門入且以文東武西榜于門公不入僅報一刺將撰其所榜以稽覈之中官憚公嚴卒正主客之禮

丙申南京地震尹公直時爲禮部侍郎率諸大臣陳一十八事曰策免大臣沙汰冗員綏治南畿清理軍伍弭靖賊盜減省內費罷禁濫賞罷止官醮却遏貢獻簡命將官稽省造作考查柴炭嚴防邊釁抑制法王禁限服色除增白粳嚴肅門禁預養牛牲裁簡驛遞禁役軍功執筆抗疏詞極剴切多扼中貴同列頗以爲難公曰自我執筆請任其怨竟不肯竄易一言上亦嘉納之

成化十三年項忠具奏汪直草令武選郎中姚璧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爲首璧曰公六卿之長當以吏部爲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旣署名卽遣人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旻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劉珝劉吉于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憚二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何爲亦論及乎珝曰不然吾等言

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邪越無以應

洪遠字克毅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初授莆田知縣前尹多苦勢家請託公于廳事後置鼓客來坐未定連擊鼓者三羣吏鴈行進立侍卽有請託者屏息不得出一語去

官廉字□□□□人成化十六年爲戶部員外郎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寃之訴于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徧履其地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旣命下皆從所擬

沈林字材美長洲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爲四川順慶知府始至庭參鎭守鎭守驕蹇不爲禮公一拜而起鎭守怒曰一拜禮乎公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遷雲南參政正德丁

卯入賀聖節時逆瑾盜政內外官守罔不參謁公獨不往瑾嘿之銓曹
屢上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邏卒詗公公行遇之
途抗手而過至摭拾無所得獨以沿途乘傳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旁
曰沈良吏也文義蓋未嘗識公而聞公名瑾爲免逮繫下巡按御史問
狀家人懼禍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以故緩其獄使得爲計公曰無庸
瘝官祿與隳名節孰重竟落職爲民罰米輸大同又輸治途儲直怡然
以歸逆瑾伏誅言者奏起公爲廣西布政使單車就道一如雲南之治
劉公忠字司直河南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公性峻少通
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嘗過抗貴人亦力抑之在翰林
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正德初爲講官每附經義規上缺失及諷時政
不得在內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已中貴人知公素高節進南京吏部
尚書南京大宰閑佚居官者自名吏隱俛仰尾合規模削創公毅然持
風裁越閩胥人革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公命四
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竟援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

寮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人皆憚屈公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公署考曰守已乖于士論行事咈乎人情自是諸司帖耳者惴惴然縮其縱少師焦芳亟薦公賢瑾傳旨徵入翰林一見不相合瑾誅始被推入內閣是時政權在閹張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公臨政持重申法同事者忌而擠之永令其黨廖鵬來謁公遇以僕禮又却其餽公畏叢內外怨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恐其得美名尼之公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杜門不交世事凡十有三年而卒崔公銑初入翰林謁公於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况居祿食乎許襄毅公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泰襄毅語銑曰子初仕愼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夫

陳公雍字希冉餘姚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尙書嘗爲副使是時巨閹瑾竊政柄厚望諸司以貨公絕不與通而瑾故銜少傳謝遷以公與同邑益癥索欲中之卒無纖事可摘乃以稽遲簿書罪罰米者

三一瑾有異父女弟談適布政孫逢吉生子聽任兵部司務狡猾多智瑾倚爲謀主凡僞作詔令多出其手自謂力能生死人氣張甚大臣莫不柔色下之四方餽遺珍物相望于道聽渾源州人公初補山西時以省帥故盛供邀公飲公托疾不赴履任後亦不禮謝聽大憾之揑爲蜚語間瑾將中以奇禍會瑾敗得已聽亦坐誅詔下山西籍其家公奉法以治弗株連州人感焉

王雲鳳字應韶號虎谷山西和順人年十九歲中成化癸卯鄉舉明年甲辰舉進士歷官禮部尚書丁未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卽清忠効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謗其矯激久亦自息憲宗弗豫禮部沿舊舉齋醮先生言于部尚書周公洪範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于佛老宮非禮若爲壇于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于天三日可乃不克用官都御史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屢聞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未久而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旣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箋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掄落

以死岳蒙泉坎坷終身而極貧陸布政顧得超拜尚書今文達氣勢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諂談利達者相見輒稱功誦德乞憐求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雲鳳疊辱薦舉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效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惟俯垂憐念使猿鹿魚蝦各得其性幸甚疏上予告公樂于從善勇于聞過居嘗言動儼然終日立朝正色不避權貴當官孤立直行己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贓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妻女五人幾凍餒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請周其家焉

高瑶閩縣人成化間知番禺縣廉正有威縣左有權倖所創寺僧不敢拊鐘權倖問故曰畏高令耳明日僧逃去權倖尋亦撤其鐘布政陳選每嘆賞曰古循吏弗過也瑶每誕日選爲詩贈焉市舶太監韋眷家人不法選藉其私貨諸司無敢收者瑶請以身當之盡入沒庫權貴爲之奪氣未幾眷誣奏選被逮瑶亦落職束書數篋角巾飄然去士民泣送者幾千人

周公經爲户部尚書日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粮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壓兵部輒侵户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

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爲翰林院修撰會内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諭説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是非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偉之終賢之世台省未聞有起復者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病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事垂十年乃卒于退居之金牛山

夏鍭字德樹天台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大理評事弘治初御史湯鼐劾内閣劉吉吉使御史魏璋伺察鼐鼐家壽州因得其知州劉槪與鼐書談夢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鼐及槪下錦衣獄兵部主事李文祥

翰林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鐫疏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宦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若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遂謝病而歸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成化間淸軍孔御史按郡里老多被箠楚至死者公揭示要衝曰孔淸軍打死人役赴府報名孔見之無如公何而刑酷如故公入告之曰爲治貴識體今公以侍御淸戎但當剔奸剗弊勸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淸審此有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乃委其事于府臨行亦欲詰公之短直入公衙公遂引入臥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一衣篋公復啓而示之孔愧服而去時嘉興府政淸訟簡長吏按部往往不越宿而去時有內臣以監織造來聞在他郡横加箠楚以要重賄公戒堂長弗之賂惟遣餽之公但以菱藕曆日貽之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公曰諾卽出牒取庫內金錢與內

臣市布絹饋之曰布絹金錢之去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因問公嗜食何物公北人好食麵來以是對既至即款公于舟中以金盃行酒公執而笑曰是乃無太僭也乎已而曰郡民難于供應請無久駐內臣遂辭去又有二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乃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退公居憂時閹官汪直以權幸廷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唁公衰絰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膚體受親所不敢也直不復敢對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及巡撫順天地方密邇京輦皇親太監公侯駙馬都督等官管莊家人義男侵占軍民田土園圃及種滿藕蘆葦湖蕩根株盤據其來有日無敢問者公至被害者望風赴訴公曰巡撫恤軍民為職舍此將何撫乎自上賜及價買外審係侵占軍民者悉奪而還之豪貴斂跡畿甸肅然嘗謁天壽山守備廖大監等曰慶成經筵皇上至尊無對中坐文武

百官東西序爵而坐其餘臣民宴客之禮皆賓上主下或賓東主西此古今定禮也近來內臣妄自尊大在上中坐今客東西坐僭行君臣宴享之禮殊失賓主之儀無乃不可乎廖太監等雖勢傾中外聞僭行宴享之語竟莫能難卒從公議成化二十一年乙巳正旦星變有聲如雷二月地震二次費縣平地崩陷湧出水泉泰山搖動聲響如雷上震恐下詔求言楊中丞繼宗時巡撫順天上疏歷指內臣及文武大小官員大肆貪殘民心嗟怨天出災異又曰脊人在位播惡于衆官民供給日費萬鈔天人共怒王法難容又曰乞查舊例取回鎮守等官又曰臣效王珪確論如鎮守必賢如懷恩者任之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輗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此斗筲之人不堪任使疏上不報公上疏語逆觸龍鱗銜哭內豎未幾假疏濬河源事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衆多不平其親舊多爲公危者公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死禍福吾何憾耶即日就道略不介意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官員專以按察

奸弊爲職今本職按察得奸弊三事一事二司新任吹毛求疵凌辱士官軍職索要銀兩各官畏懼送銀多者千兩日後幾不得罪一事二司官出巡帶吏典門子家人索要有司常例多者或十兩五兩或三兩二兩間有好官不聽吏典人等撥置本官輒將好官叱罵凌辱一事二司官私役銀銅錫木漆竹皮畫鈒銀等匠馬鞍鞓奩及置造百般器物歲無虛日有司效尤一體置造或朝覲進表考滿送回原籍行李多者八九十杠少者六七十杠復任從新再造又因公差乃復送回復任從又造新任官員踵訛置造全無忌憚勞民傷財罔有止極榜出觀者嘆其痛切一時官僚無不震懼時適蝸搖猖獗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公毅然往論之署其旗（有闕文）曰今至此某等再生日也因詰其生亂之故奏聞區處帖然聽撫公之足以服遠夷者又如此公嘗稱海隅童穉婦女見官有廉能幹濟者咸稱爲包待制自古以來名公鉅卿歷代有人獨稱包公一人此眞豪傑也壽止六十四歲吾初仕欲學包公終不能及今已六十有三比此公止爭一歲上疏乞致仕不報公自以爲不及包

然包嚴而赳公嚴而惠論者猶以爲過于包公云公又嘗爲湖廣按察使初下車未視篆命其候者汲清水二三百桶將按察司堂上梁棟下磚石及公座等處洗刷一次明日亦如之又明日亦如之滌去貪汚之氣三日升堂即榜示曰按察不明贓官相慶又曰以迎送爲謹慎以餽送爲才能又曰屬官放肆貪贓積至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死人至十餘命酷暴猶不少減又曰將風憲官知善不舉見惡不拿發烟瘴地面安置之條略不介意一時官吏股栗更善知畏神明然尋陞左僉都巡撫雲南都布按三司官皆舊僚友視篆之日舉公禮參拜畢公出位降階另拜二拜曰明日幸相諒三司官俱不解其意次日疏三司中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爲民雲南土官襲職鎮守三司指要保勘銀多至三二千兩三司承行吏典要銀多至一二百兩齎本人要銀多至一千餘兩各官相沿爲例因循年久全無忌憚公廉之知其弊以奏聞于上畧曰臣至雲南纔知此弊若臣不至其地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死後仍無人肯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

共發充軍朝野傳誦以爲能盡言

謝綬字朝章朝城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初爲任丘縣知縣性剛介其在任丘得民心有奉巡按御史之命道任丘不遜綬收鞫下獄即而釋之其人愬于巡按巡按遣兵隸縶綬綬即往任丘吏民危之相率隨行者以千計綬止之吏民欵踵其後以理直御史竟不能加害

劉公鐸字以成代州人成化丁未進士正德初羣宦擅權瑾尤肆虐頤指爲皇制聲動即天章喜慍回生死呼吸撼乾坤于心忤意則汙瀦宮牆希旨承顏則金紫嗣世迫脅海內熏灼朝廷文章之士牙籤錦軸頌德者盈幾介冑之夫首功汗級呈勳者塡門一日瑾有家慶正當朝賀之期公卿百執事嵩呼舞蹈于丹陛下者十惟五六而稽首崩角于瑾前者濟濟罔缺時公以戶曹總理遼東糧儲瑾初擅權正急于貪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遼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他枷者多十餘日即死獨

公枷月餘不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一丸日剝此些少與公服之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而下以一丸藥納之口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而西麓張大宰綵乘此異言之公乃得釋爲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而瑾敗朝野稱爲劉鐵漢云後歷官知府鹽運使

楊瑛字閏卿嘉定人也成化丁未進士弘治初爲給事中受知孝廟上疏請革弊政以保初治嘗夜出遇貴璫爭道批其頰璫泣訴上前上曰知是長楊故須少避之久之遷太僕少卿與同官持奏不協出之常德府

傅公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入翰林正德辛未爲吏部侍郎宰遂菴方得名于時士皆趨附宰遂菴善超拔外號秉直門樹私黨又遇餽遺公數爭其不公宰遂菴不堪越次晉公禮書實遠之耳是時相李與宰遂菴各相結託而李公壻爲儀曹郎中往尚書遇郎中厚恣其

爲常字而不官呼公乃案其慶法數笞責其壻郎中遽遷閑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無敢以諫番僧奏討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公佯不知遂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夫士夫或與善賢因是請改牙牌如郡寮印文改方者公不可召老優吏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即遺爾辱禍孽極矣優乃職但與新之盜劉六擾中原勢炎炎織太監閻以侍郎陸完征之不能滅乃先行左右賞閹後曹又立監創名謀出統軍命多官議可否皆依違不斷公怒而言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志賊在肺腑孔棘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傳旨令公致仕何中書景明直內閣得見諸司奏語人曰往禮部奏最簡及傅公來特煩于五曹蓋無事不爭爾崔公銑曰銑在南封部嘗與羅太常圭峯論內閣臣圭峯曰能割頸者斯稱矣蓋言伏節也銑請問今之君子圭峯曰求其次邦瑞可矣銑謂傅公樸木人斯言殆激與及後乃深

嘆圭峯之智云

沈炤字文明嘉定人成化壬戌進士逆瑾時以刑科給事中被命按潼關守將姚諫獄將行與同官數輩詣瑾皆列庭下炤獨昂首趨公所事瑾大聲曰此何物給事耶諫罪失機若勿故縱也時已逆知其誣矣至則與御史杜宏幷太守郭任勘之二人畏瑾未敢決炤乃手攬獄辭拍案起曰吾終不能殺人以媚人遂罷去明日宏悟呼酒酹地曰願從死獄上瑾發怒趣縛諫詣闕殺之而下給事中獄杖幾死謫戍寧夏其後官漸起終不大顯然風節可概見矣

韓紹宗字裕後朝邑人成化□□進士嘗爲刑部主事有柯御史忠巡按直隸劾都指揮王章章故橫且多內援亦奏柯詔公往勘而章猶以守備體謁道中公曰章犯人何得先謁勘官杖之途三十比勘之果如柯劾免官大同鎮守石太監岩與巡按都御史靈賓許公進各奏劾詔差公正官勘而公偕給事中達周御史某往乃獲石十大罪而許公無報袁欲輕罪許以稱石公曰逆理與法死不爲也一日許公以文移使

知府來白己事而公適他出袁同受其移公還謂曰如鎮守亦欲移二君何以分耶乃檄知府來曰都御史雖尊官人犯人耳可以文移朝廷勘官乎知縣抱移出門鎮守移果至門亦自返比獄成石獨奏公黨文職朝廷震怒以爲欺罔下都察院獄差司禮錦衣人理官勘於是許公卒以不避嫌疑左遷而公卒非黨濟寧之魯橋王婦人者挾妖以說人禍福多中也雖大夫士過亦往占之於是流入京師通近倖旣敗下公訊公謂妖婦曰若所事果神使爲若所于我前卽貰若對曰妾神謂公正人不敢前耳遂論死詔憐其愚杖一百安遠侯某與都御史某惡奏下刑部有旨勿罪侯公屢奏侯贓十萬殺數十人乞繫獄勿宥不獲於是部尚書彭公曰郎中力窮矣乃奏曰唐文宗時有宗人逋官租者詔赦之京兆尹持不赦夫郎中法官非京兆比侯所犯非逋租比陛下遠宗堯舜此舉若文宗何然侯密于近倖故卒無法焉有某伯者出街一僧衝其引路引路撻僧僧奏伯下于獄有司追僧僧匿太監梁昉門僧也部尚書付公訊曰以一僧縲大臣有弗出綱紀解矣卒奏出僧而罰

之壽寧侯有犯官樊舉人某也樊因數代諸戚勳爲奏狀常不實旣而
公攝樊樊匿侯所諸貴皆與援公卒致之獄一日公門獲札子且悉惡
且云必殺樊庶無後虞公卽呼樊來曰而何自聲其罪乎樊色動然不
首公曰第實首有貰而死樊曰公神明也誦其禮甚習蓋樊以公不可
觸故左其衛以丐生耳樊于是得編戍于遼東弘治壬子公爲福建按
察司副使比至司公曰按察職在糾察諸司有犯咸得理焉先是三司
內眷皆燕會公禁之他日都司夫人來飲司中公下獄將奏都司免冠
求貸始已內讌自是革都御史魏公瀚左遷福建左布政使其子撻人
于市公過見之卽移文取其子問狀魏夜逸之以歸有屠宰執強市肉
者以告蓋鎮守陳太監舍人也公下之獄而捕其黨陳曰若等不知新
韓副使乎皆械送之公而抵罪鎮中鄧太監某杖殺一吏御史按察使
莫敢問公受吏家詞鄧以高燕款公而厚饗之徐曰何以處吏獄耶先
捕行杖者得實則奏聞耳鄧曰大人將至此府捕人乎公笑而不答旣
出召福州三衛指揮曰府行杖者皆爾下軍餘明日捕不到毋復見我

矣比捕而鄧用策士之言使行杖者訴之巡按胡御史某胡果批訴于按察使鄧復以四百金買吏家口遂以吏病死而成獄泉州府通判楊珍與知縣高廷遂訐奏及巡按淸軍諸御史布按二司詔差給事中郎中勘治歷歲不結蓋楊故吏部也於是付公治公一訊而定楊高皆免官福建額設海道副使一人奉勅專理海道蓋海中山下有甘泉海寇率竊泉以起禍故以福建三衞指揮更戍海中衞然戍者憚險莫肯往而當道者久亦不問比公代理出令曰職當按戍不去者有常刑乃徐渡海下衞諸失戍者皆抵罪然是時海寇王某已聚衆刼海上矣公乃集兵伏要害而選李指揮牛千戸捕之寇曰韓公不去海道我輩不生且鎭守常深憾焉者也可因之以去於是以千金賂鎭守而以書遺牛李白韓公已受賄許我矣可無急也乃又計使鎭守並得其書鎭守卽奏公受寇賄而公遂去海道奏下兵部都察院於是馬公文昇戴公珊奏曰副使韓紹宗剛廉有爲此係賊人反間之言不信上曰是未幾丁張宜人憂歸矣明年朝覲有許給事某者復以鎭守奏事爲言遂罷公

官蓋許先爲舉人時嘗教書于公之同僚家頗緣爲奸利公遂出之而
馬公是時已自兵部轉吏部親知鎮守事者也然亦畏言官而從之矣
國家典章惟朝覲罷去者不得申理時亦有辨訴如朱公璜者皆獲直
而公亦卒不辨也公天性剛明少輒異人既讀書日記千言不忘嘗墜
于落水中見赤面長髯神人攜出水上蓋關將也今其家尚祀之

許襄毅公進巡撫陝西時太監劉琊恃援恣橫公數禁之一日同舟泛
水公摘發其惡因琊不遜公乃奮擊之琊墮水中

張公壽華陰人鄉試中式性剛稜善執強直不隨太原俗故剛勁勇敢
好謀善傾難治而榆次悍訐特甚其人任俠使氣好勝耻屈長吏稍不
平即羣聚而排之有陷其身家者不特罷官而已雖銓司亦以爲憂公
候銓京邸舍時榆次令缺有同舍生榆人也謂公曰舍長可令吾邑既
而果令榆次同舍生設酒饌候賀公至大怒曰我爲榆次令生爲榆次
人乃敢浸潤我令家人拉之地壽手杖之即徙居他舍治裝令家人荷
兩擔壽杖而步至保定榆次丞遣夫騎迎公公亦杖却之至榆次丞不

當起夫騎迎令坐之法而視事獲殺人盜贓伏旣明堂階左掘一坑埋盜至肩大挺碎其首死擁土爲坟又右掘一坑埋不孝子母告之供實令不孝子買一棺來立杖殺之埋堂階右亦爲坟左右纍纍焉相對曰張知縣今用大明律其法如此自是嚴刑峻法有犯痛治之不少假借榆民殷粟公退食饔餐惡草九年一節成化二十二年行取自是榆次始可治初榆次郡俠苦公束縛不敢肆百計搜羅無得庚子鄉試撤簾外簾羣俠於赴省必由之途設計陷之求貌類公者僞爲輿馬傘蓋夫隸棨戟皆如知縣前驅者一人至他縣大家謂主人曰今日榆次縣主至可得密室爲館主人素聞公名盛饌以候前驅密曰縣主久淸苦今乘此差欲假數日娛樂可備一歌者旣而知縣至主人侍飲至更初從客謂知縣曰某有家樂暫令侑觴知縣笑曰勿令人知會一人走入擲白金十兩于地曰賞樂趨出知縣追問何人其人遠跪不前曰某里長也急起去知縣笑曰刁弟子明日知縣去主人不知其僞也適公受巡按檄勘事他邑由他途入省久之使告理科銀里長初故不服刑乃言

官問科銀何用曰知縣賞樂婦耳按察使疑之又以公入省未經此途計得其僞狀事乃白俠首捶死窮治其黨公至京授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工部事涉内府權貴人多官請有權貴不知公也托公爲攬頭地公對使者大罵手裂其帖曰今番且將就再來者我蚤朝面奏天子自然無敢請託者人以公刑人之狀呼爲張扯鑽名聞孝皇一日上幸後山公巡視皇城刑人大内聲徹御座上問之以張郎中刑人對上曰從渠扯鑽中使或謂公曰上在後山公乃大叫曰今日是何節令幸此何爲中使驚走爲郎中六年不還致仕歸

張少司馬海弘治戊申嘗爲順天府丞時一中貴方用事勢張甚尹以公事偕公往見先屈膝公獨立廷下人人爲公危而公自如

弘治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鼐妄議朝政事連鄒公智下錦衣獄身親三木僅餘喘息神色自若無所曲橈供詞略云智與湯鼐等往來會聚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

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資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槪却不受到官甫兩月廢政悉舉居無何暴病卒

胡參議琮嘗爲處州府同知時彭惠安以都御史巡視兩浙處爲屬郡嘗以邑子爲丞者屬公公按黜之惠安不以爲忤反益賢公及是去尤甚惜之戴縉者公同年進士又嘗同爲御史雅相厚善其後戴爲權璫引用攀附驟貴公遂去之而戴念之不衰及公浮湛外僚數致意欲援用公公絕不與通他日以事至京戴方爲刑部尚書顯赫用事跡公所寓躬候之亦避不見蓋公修正彊執不欲附麗匪人故事中外餘二十年潦倒僅以一郡倅老林下一時論者或有遺望而公自是乃無不足平生寡與卽歸益事韜匿門庭寂然郡邑大夫往往不知有公弘治間有爲郡守者雅知延禮郡彥于是諸郡彥共請公爲會偶其人被酒許語公卽起馳去恚曰吾本不見時人無事輕出乃爲鼠輩所侮自是掃軌滅跡雖故人親戚亦罕親接年七十九終于家

朱恭靖希周爲南京吏部尚書適考察期時張羅峯當國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託人喻意于公不聽但以己意行之考察後羅峯言南京考察不公令公再考上疏言臣備員南吏部已四年矣南吏部職業惟考察一事爲最重故臣自到任以來卽留心體察頗得其實今命臣從公再考則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而一時所訪者又豈能盡公顯是臣之不職乞卽罷臣別委一賢明者任之則庶無虧損於聖政又以南科無一人之去摘公爲私公又力辨此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義嚴正聲振朝堂卽解官去公言若不出口步履縮縮如有循蓋恂恂一長厚君子也其當事之時剛毅如此

叢蘭字廷秀號平山文登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正德十四年武宗之南狩也至境上見公猶記公前任總制時過桑乾墮冰事屢形顧問驛遞例有宴設多侈費求媚者公惟金酒巵一事餘皆磁漆進獻物視他郡僅十一二逆彬數有譏言竟亦無他

彭澤字濟物號幸庵蘭州衛人弘治庚戌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兵部尚書嘗巡撫眞定鄉有奄宦竊政或謂當附之澤卽具一棺于堂後曰吾身豈附人者哉已准擬附諸棺矣卒無患

方良永字壽卿號松崖莆田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謚簡肅嘗爲廣東海北道副使時逆瑾用事外官至朝見畢必造私第至匍伏拜跪覬悅其意公入朝爲鴻臚官導詣左順門叩頭畢卽令向東揖瑾公竟趨出瑾已銜之至旅寓或勸公循例謁瑾公厲聲曰官可棄身可殺此膝不可屈竟不往瑾益怒及吏部擬公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民僉事奉旨此缺不係額設方良永這廝如何營謀補選著致仕去公自分忤瑾禍且叵測以得致仕爲望外謝恩卽行然是缺實祖宗額設孝廟申詔必推補有風力者瑾之矯誣類此公既去瑾怒未已會海南有愬人命事者瑾欲因此中公遂奏遣錦衣衛千戶刑部郎中各一員往勘公恐驚動太淑人乃寓浙俟逮旅次已而周郎中時敏力明無罪公乃歸杜門不出絕口時事久之公同年黨瑾者語所知以瑾且悔

促公一來公焚書不報庚午瑾誅乃起爲廣東按察使在職半年理冤滯繩貪墨摧豪右風裁凜然有朱御史者挾勢多爲不法獨心憚公假以殊禮且密令同官示以厚公意公竟發其奸御史坐奪官去爲浙江左布政司幸臣錢寧冒姓朱遣僕齎鈔于浙索銀三萬餘兩同列受其託者與鎮守太監謀欲抑取于民公力諍之不得乃上疏乞致仕不允而寧趣償益急公乃極疏寧罪其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國家財賦盡出東南而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必惜財而浙之民尤當愛惜也寧出自賤氓甘爲廝養一旦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例勢傾中外富擬于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爲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一乃忍攫取民財戕賊邦本以速不臣之罪有司追償急于星火或緣爲奸倍而又倍椎膚剝髓民不堪命相與赴愬于監司監司欲言而恐畏民庶吞聲而不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饑饉不斷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于此苟隱忍不言則已斂之財必入寧手而民心傷矣心傷

則本傷則枝幹凋瘁根柢蹶拔陛下其能晏然于上乎寧受異恩不思
報効反取邦本而動搖之略不顧惜此臣之所未喻也合無下臣疏以
詔獄明正典刑爲臣子悖逆之戒仍乞急勅巡按御史會同鎭守二司
將已斂鈔價盡給還民未斂之數隨卽停止幷查究奸吏影射多科侵
尅之弊悉置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安邦本未搖猶可培植臣死且
不朽疏至通政司私以示寧寧懼留疏不下謀遣校尉三人來浙緝捕
假勢鬻鈔者而自飾于上前乞下令散還前價公知寧必怨恨且中以
禍又念太淑人春秋高遂決意求去連上二疏寧復從中竟批不允且
私授意以示無憾公曰是欲牢籠我耳復拜疏辭吏部覆題乃准致仕
時朝廷政事大小多決于寧自公以下多諂事之公疏至聞者吐舌寧
疑公有私書拘賚奏者至家啓篋搜之無所得遣尉來浙兼令偵公所
爲久之無所得及公抵家大理丞黃君翠以書來賀曰官鈔一疏足以
落權倖之胆而束其手拔浙東西數百萬生靈垂死中而生之宇宙間
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外內數千大小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

如朝露官爵如雨雹不可無此一著聞者謂知言云

周期雍字汝和寧州人弘治戊辰進士歷官刑部尚書正德癸酉嘗奉勅總戎兩廣宸濠久庇總兵翊國郭勛欲招致公不欲納以嘗禮公以不敢越分位逮天刑示諷濠厲聲曰郭總兵我朝名將不得以武弁待之公不答至廣竟劾勛罪狀閑住

王公南墩孝廟時進士常爲封丘令入覲踰黃河見數十人爲耶許之歌舉大木而蒼頭奴乘馬鞭役者問知馬公文昇太宰治宅也公即停車執蒼頭下重鞭之曰汝主爲名臣役民治第彼固朝廷赤子方喘汗作勞而汝坐鞭之乎因具奏或勸止又或謂得罪太宰往必不利公曰吾知吾民安知吾官及抵京與天下諸覲吏謁馬公馬公忽出席曰孰爲封丘令乎賢哉愛國且愛我不然我安得聞過也因揖之千官一時囘首公遂以最聞公即夢澤先生之父也

陳讓字德光號雲軒嘉定人□□□□進士歷官杭州知府時大理寺夏時正居家挾老姦持上下官短長強占孤山三賢堂幷祀田民田力

奪還官給主夏衡之誣奏勘官朱守孚不察其爲清白吏望厚賂欲妄

加參論人心不平有二三義民潛欲出金賂之公聞之曰吾本爲利民

而今反不利不可竟被參奏落職都御史楊繼宗上章論救不報閩郡

吏民寃號攀戀不忍其去貧居二十年杜門不出一介不取予一刺不

入公門會赦復官病卒

弘治中國戚張鶴齡時入禁宮侍宴太監何文鼎戒鶴齡曰祖宗有法

非爲內官入此門者許諸人斬之國舅無再入鶴齡不悛一日幾入侍

文鼎仗劍立門外曰今日必誅鶴齡而使者密報上命收縛文鼎鶴齡

旣出上面訊文鼎曰汝內臣安能如此是誰主使文鼎曰主使者二人

皇上亦無如之何上曰彼爲何人而我無如之何文鼎曰孔子孟子上

曰孔孟古之聖賢如何主使文鼎曰孔孟著書教人爲忠爲孝臣自幼

讀孔孟之書乃敢盡忠上怒命武士瓜擊之文鼎病瘡死

胡端敏公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幼有大志數夢偕于少保朝議軍國事

弘治癸丑進士初除德安推官時岐府開國百需蝟集羣從怙勢橫甚

悉以法裁之且語王曰此朝廷法即殿下家法某敢不守此朝廷民即
殿下千百年立國根本某何敢不恤王由是戢下無故作奸者以薦陞
南京刑部主事時逆瑾擅朝劉琅爲守備部官咸修謁公獨不往機戶
侵官錢累萬公擬盡本法御史阿瑾意刻失入廷中議皆直公阿瑾者
竟抵罪進郎中陞廣西太平府知府郡乃邊荒土官雅不庭參公下令
延見長撫以恩信而絕其私饋及因他出過其營單騎直入坐帳中縱
閱騎射良久乃還子弟應嗣官者輒爲保任由是民夷皆感悅丁內艱
補知寶慶約束岷府受訟中人橫斂者悉裁以法初往武岡朝岷王聞
岷府受詞紮人取其財下諭里老奉有旨必併其人送府驗實啓行僞
者弗貸以故府人相戒無犯後王索民校急公曰先王初封校尉遍僉
沙衡永寶四府今收回寶慶一府他日子孫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
御史奏得旨矣公曰御史奏錯知府當改耳王器其直無恨意擢江西
副使時宸濠反有狀莫可言者公發憤上疏其略曰江西失火延燒萬
室基地便利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莊田所侵激民立寨三司

官多受鈐束問刑爹吏舉奏成案買辦漸行於遠府騷擾遍逮于窮鄉臣下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寧王自討護衛以來威勢日盛乞戒諭止治其國內毋撓有司有旨戒濠濠乃行萬金間用事之大臣奏公離間親親妖言誹謗逮捕甚急而公先已遷福建按察司因間道走京師投繫詔獄刑訊逾年數從獄中上書皆不報言官交章訟公冤久之得減死戍遼東瀋陽中衛躬履行間授徒以自業凡四載濠反書聞赦歸田里

屈泰字道隆華陰人屈公西溪侍御之弟也以吏員爲河南永城典史流賊猖獗撫司發銀千兩屬君爲軍需方出其半賊至城陷盡焚之有吏謀曰既焚無稽餘銀五百若通篆入完案誰則知之君厲色曰國家多難又因以爲利卽子孫乞於市亦不爲此縣有國戚二張素横遠近趨媚君獨弗禮家衆人不平欲辱之一人曰渠西人素剛安肯甘受則損威多事矣遂不敢動幸庵彭公總制河南檄公軍門供事論功奏陞瀘州吏目欽賞金幣瀘士有吳子莫者常曰屈南衙不好士人獨與子

莫因飲從容叩之南衙曰泰行素爲士人所輕動曰胥吏也泰仰之若
天日及泰遊歷四方見官於郡縣者貪殘汚巧中敎奸詆善發財贖貨
動以萬計民有一怨言立亡身破家剝民之膏脂以媚權貴賢人君子
無如我何者百計淩之以張己威皆士人也泰又心疑之子莫不覺擊
几長嘆曰若此者視南衙取與不苟強禦不畏也奚啻溷廁哉
李公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母夢日入懷中寤而生公故名年十八
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丁內外艱戊午授戶部主事倡爲
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常監三關招商用
法嚴多格勢人之求乙丑進員外郎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詳具
其集時外戚壽寧侯張氏怙寵驕縱開張皇店奪民莊田舉焰薰灼莫
敢問公獨上疏論壽寧壽寧愬摘疏中有張氏字爲侵中宮昭聖大怒
孝廟不得已下公錦衣衛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孝廟坐文華殿召見
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公叩頭對曰夢
陽狂直不足深罪孝廟色變李不敢對謝公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其

心無他實欲效忠于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人皆勸朕杖之其意實欲殺夢陽以快中宮之怒使朕負殺直臣名其不忠如此朕姑釋之劉公曰陛下此事即堯舜之心也止奪俸三月正德改元丙寅進郎中太監馬永成劉瑾等八人蠱亂朝政給事劉茝陶諧相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戶部尚書韓公文日流涕憂憤公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用彼相韓公慷慨曰吾當言言而獲罪報先皇帝於地下耳乃令公草奏疏入詔廷議其事八人者環哭上前乞命事中變瑾逆召入司禮監而中官王岳范榮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疏公手草也蓄憾不已矯旨奪劉公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里榜爲黨人公與焉降山西布政司經歷然瑾必欲殺公又明年戊辰羅織公罪逮繫京師一日下錦衣獄公之內弟左國玉者間行徒步從公上書康狀元海勉以大義賴其力救瑾嬖人姜達亦爲申理乃得免放

歸大梁庚午瑾敗辛未起公江西提學副使勑許舉聞重事振起古學

力變宿習褒節義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公

非其隳職各起訟當路素忌公才名落職閑住識辭曰臨官不讓云爾

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公耶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

有才名者即啗以厚利否則威劫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爲

動久之墮其術中乃公不知也公既材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多忌之

而江西御史某與公有嫌遂相奏訐天子命大理寺卿燕忠體勘下公

廣信獄拷苦殊甚公不爲屈竟致閑住而布政使鄭岳適爲濠所陷公

素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公傾之也濠敗辭連公賴刑部尚書林公

俊力救得免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嘉靖辛卯就醫京口

還大梁病卒

盛公應期字斯徵吳江人弱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都水主事管濟寧

牐牐當孔道私舟爭利先進公束以法而時啓閉之吳文定公寬以少

宰赴召時方封牐蓄水以濟漕船吳公尊官也守牐□旬乃聽得過公

之守法吳公之樂成人美聞者蓋兩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咸望風斂

戢挾私貨者輒沒入之時太監李廣嬖用事諸中貴懟于廣廣因銜之

矣而廣之家人販私鹽南來聞公嚴悉投鹽水中廣益怒乃嗾太監秦

文誣奏公沮薦新船爲大不敬詔逮錦衣獄謫雲南安寧驛丞

周璽字天章弘治丙辰進士除吏科給事中擢禮科都諫迨武宗初服

逆瑾擅權惡璽直乃陞順天府丞實則抑之未幾同錦衣指揮楊玉勘

事赤縣玉者瑾之黨也衆見玉皆低首璽獨與抗辭色不少假借事竣

瑾嗾玉誣璽蔑視近臣遂矯制付詔獄極其拷掠身無完膚弗少屈曰

吾死不足惜使忠義畏悞爲可惜耳瑾聞益憾之使自藉奪其勅命尋

卒於京邸瑾伏誅用言官議還其官遣守臣諭祭併復其家世宗繼統

詔錄先朝守正被害之臣當道首以璽言遣官加恤典廕敘其嗣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嘗爲開封知

府時鎭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與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

而王宏者尤詩謾繼廖出鎭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

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詔逮至錦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採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州

曹琚字仲玉桂陽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廣州知府時中官有奉命查盤者勢灼甚或勸折節以免禍先生曰拙于奉承得禍必深吾能拙不能巧也每事裁抑之乃欲重盤郡庫以洩憾先生抗言不從中官亦畏沮終不能加之以害

余祐字子積號認齋鄱陽人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吏部右侍郎初爲刑部主事正德戊辰勳臣有爭襲者公嘗置其案忤逆璫劉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執法薦起家福州府愛人卹獄事先大體不以耳目摘發爲聰明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之直又以白金二百兩强府令爲市孜機若干公入其金于帑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爲羣涕泣慰遣之將以狀聞于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公會天旱衆請禱雨鎮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而使之獨禱公齋戒出郊而雨隨應鎮

守衛愈媚伏思以傾公陰遣人構于廠衛曰不去余知府鎭守不得伸手也公行素高媒孽竟無所得則謾爲好言曰余知府好官吾豈不敬之但好官亦無容慢我會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始解任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内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白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諉逮錦衣獄謫廣西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今上登極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厚與撫按兩院爭可否平反寃獄按黜以巨贓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氣棘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中之其劾章有心慕乎古氣而失之偏公曰偏則受之慕古吾豈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

王軏字載卿江都人弘治己未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崇文門稅司禮太監蕭敬家奴市豬隱私軏執而訊之忽健卒數十擁奪去敬以告尚書侶鍾鍾笑曰乳犢寧知畏虎耶復榷稅滸墅關附敬者潛遣人伺其隙三月無所得以復敬敬曰此官爲國家盡心向者專亦其職也

何瑭字粹夫號栢齋如皐人懐慶衛籍弘治辛酉河南解元壬戌進士

歷官右都御史謚文定初改庶吉士與修孝廟實錄成晉修撰逆瑾熵
虐烈燄如焚一日瑾贈川扇于諸翰林諸翰林有跪見者公獨長揖瑾
怒亦不以贈頃之受贈者復相跪謝公傍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
怒詰其姓名公自前對曰修撰何瑭公知必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謝病
得致仕歸庚午瑾伏誅辛未復公原職

李時東莞人以舉人弘治十六年知福寧州正德戊辰入覲逆瑾先期
媾賄視藩省大小爲差閩金三萬科州千李竟不與及秩滿憲長朱衡
督憤加刑焉清軍道以多得軍丁爲功民懼哭求救李曰汝輩第毋入
我請以身當之憲長雖怒甚而事竟寢

董建中字湯民弘治乙丑進士由行人爲御史時值盜四作嬖人僭柄
朝有邪臣咸脇爵餌直道幾杜湯民以其僚麻城劉天和儀封劉大謨
安陽張士隆桐城余珊崑山周廣表善剌奸雖勢不撓甲戌湯民按順
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户毋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
之斷其罟罷有軀與子哭于野湯民行部見之廉其實即上疏曰閹人

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無君者豈無赦閹人懼無鹽海葦深漁之利然後悉歸民又有閹人將之廣過任立奪御史府以居閻湯民至列健卒以待有司懼迎湯民于路號請避之湯民弗許直入坐堂上罵關閹室如掌大閹大驚辭去有二青衣持勢人書至語人曰往太監皆無能故屈御史下吾之來非有託也將挑之與角勝負耳旣入書湯民不啓封火之以詐罪二使流于驛霸州男子自首爲盜趙鐩弟幸不死實賊詐爲閻湯民立命斬之命修州城以備

陸深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弘治辛酉應天解元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至正詹事謚文裕正德戊寅爲國子監司業署監事奏黜不法典簿勢家子犯監規痛朴不貸嘉靖己丑充經筵官值公講晨先送講章於內閣更竄數語公講畢奏講章詞義不浹非臣原撰敢請無再易上是之公以面奏非舊章具疏認罪上宥之公復抗疏言經筵啓沃聖心雖百司庶府事皆得依經比義類陳庶無壅蔽奉旨謫延平府同知

張翰宛平人弘治乙丑進士選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劉瑾當國內外

重足而立公長揖不爲屈一日會他所瑾不能堪拳擊公紗帽至籠其首公躍起擊瑾仆地左右亟扶之去人或危之公笑曰恨未殺此奴爲國家除禍本耳亡何瑾敗公歷官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致仕公所至有聲囊無餘俸蔭一子失其名今不知所在君子曰賊瑾羽翼成矣而先生擊之即此足奪其魄彼燒葱擣蒜者獨非天耶予每見都人士談及此事未嘗不撫掌稱快

王公竑撫揚時因歲飢上疏言制治保邦二十事其言多指斥權貴人權貴陰中傷之用是罷歸先是有爲公慮者曰自今凡事宜慎重事且有大利害何苦不自計耶公曰自今不過此等事則已設遇此等事吾即如此處之休利害而迂其計吾不爲也

章文懿公懋爲庶吉士時閣老劉定之教習諸士一日以王堂蔬圃詩令諸士賦以試文公詩結語云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葵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公言天下之人有罹悲愁羈患貧苦者見月則不樂推高堂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之後試

應制觀燈詩公遂不肯賦疏入謫官

建安李古冲太宰默庶吉士時有上三宰相書曰僕聞士遇而獲信于天子其不遇而取信于天子謨弼之臣今陛下明聖僕何患遇顧事有偏繫勢所難投慮非執事不足聞此昔孔明治蜀務集衆思廣忠益且下教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闕損多矣又曰有能忠於國者亮免過矣僕謭昧鄙人豈曰能忠至據忱効愚所不敢以小嫌自避則奉教于君子矣孟嘗君使楚將受象床登徒子懷德色而諍之曰吾得寶劍以獻也古之人樂于成人之善如此僕猥辱甄收此奔走咳吐之末豈不以德重岡陵義足淵沒然而旅進羣退依阿取容非執事所許也敢緣所蒙念存斯義執事聽之比者陛下降發中之詔修大戴之功執事首膺異數進秩諸侯可謂曠世儁談矣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旦奭不讓齊魯之封其功大也誠在優宜不爲過侈然而外內譁然不洽衆懷其說有二小人曰相公汰冗食正典禮義不假于君親而乃自利其爵爲君子曰相公舉命之臣無利之心雖然三子並拜而宮掖乖五王並封而

武氏横相公不盡功名自此去矣夫小人之言懟也君子之言愛也懟者懷固其私愛者要成敗以爲說也夫是命也謂盡出上旨哉卽不過左右憑藉以階寵耳意者伺上勵精倚毗遺者難以得志獨計所嚴憚者二三宰輔與臺諫數輩耳適覩茲隙遂託焉以逞以爲是足以羈洩之矣觀其敍列吾黨不及三四而此輩已居八九則其情狀先已敗露矣先帝左右謬寵奸黨勳及圭組濫爵一開使八柄遂入二五之手干命之禍幾至土崩雖其肇孽不可比類然究觀今日之勢欲至此無難也昔寧彬輩陷先帝降號逞遊慮朝議不從乃大賞勳舊而下而投之餌雖諫疏屢臻而依違者衆竟使先帝不終正位至今切齒所不忍言此執事所覩記也詩云殷監不遠奈何弗愼曩者執事奮復舊政所裁武員刑餘軍役不下二三萬頃又用諫官言沙汰僧道洶洶未定京師之人大半此類積怨懷訕已非旦夕頃見執事膺此懋典遂羣起側目謬生非議夫一人之身而當衆怒之衝竊爲執事不取也昨者稱謂之典執事據禮執議反覆十數雖曲加遷就猶非宮闈之意萬一上春秋

長盛復有媒孽其事引據祖訓搆貪天之言執事何以自固今陛下仁聖樸誠周防失義然執事一抵命之後此輩有妄希冀執事能復忤之乎僕慮正色難矣卽有否也其搆忿殆不可測僕念君相未變釀亂方自此耳爲執事竊計不若守奉祖訓堅自遜避決去就之圖諸所蒙恩亦宜正言裁罷庶幾人人知吾謀國之心雖至其身奕世之業猶將棄之上足以結主心下足以謝市里之謗而中以破僉壬之奸使之屏氣攝息不敢恣肆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邇來執事累疏抗陳冲心光大然時未獲命物議未孚以謂姑徐徐取之云耳且有病執事包羞之語者誠執事所宜亟圖萬一持久間有詿誤妄少指斥虧損大矣夫皎皎易汚嶢嶢難合可不畏歟今執事動藏盟府福澤在黔黎子孫自宜世食其報永永無替奈何獲此而後爲貽謀耶昔仲連說趙却秦軍平原持千金爲壽連曰卽有取者是市井之事連不忍爲也後世稱播仲連之義且執事勳勞孰與魯連茅土之錫孰與千金然執事猶且蔑之令聞廣譽豈有極也僕日夜詭量敢以介推之事妄意規切獨時念國事

至此憂防甚重輒忘狂悖略其讚述謬稱縷縷之愚所恃執事休容無以下體默皇恐再拜按李公羣玉棲稿敘公之始入中秘也適先帝繼統之初迎戴諸臣並膺封爵公貽書三相稱引古昔勸其力辭濫賞以杜權倖之門正誼讜言名動朝野然亦以是見忌改授兵曹郎後竟以文貽禍

松江宋公璪字克純正德乙丑舉進士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風裁卓卓數言事都御史王文每誚讓其多言故事御史有疏皆請印於其長君嘗以疏請印於文文迎笑曰宋君復有所言耶取疏視之乃劾己疏也大怒抗章自辨且深詆君君坐謫江西安福縣典史天順初文誅起知大庾縣以才敏堪治繁劇調當塗未幾謝病歸日治丘園多蒔佳菊更改菊存優游數年卒公爲御史時丁外艱還家家有牛嘗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詬毀公公勑家人毋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公使人援出之易以己衣迎置上坐謂曰與而家世好而奈何以小忿隙之哉呼牧牛兒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柳氏子歸且謝

其父老其父老大慚

閻閎字尚有臨清人登正德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世宗自藩邸入繼勅車騎由正陽門閎叩頭曰殿下未即位不得由天子門舉朝壯其言嘉靖初大學士楊廷和以定策功進封伯又大賞迎扈諸臣閎言敘援立則威柄移私隨從則侍御驕恐累初政之美事遂寢以劾論大臣忤旨謫雲南蒙自縣丞是時史給事中道曹御史嘉俱由庶吉士一日言事並罷人稱館中三傑累官提學副使乞歸初與夏文愍公同官已夏入相謝弗與通又數年夏趨召再相過臨清造請竟引匿不出賦一章寄諷夏嘆息而去

張羅峯當國甚器重何瑭期大用之瑭始入京輒面數張十二衍怒衆為愕然

方公鈍為司徒時耿公定向初登第謁公請曰小子起家蓬茅願領教公厲聲曰爾云蓬茅誰從母胎中即成進士耶耿惶恐不敢再更端請起辭公送之門屏間謂耿曰子即日廷試矣上發策必有所欲言汝對

中須言敬天惟在愛民親賢當先遠奸謹識之毋忽耿乃揖謝教而出

公嘗謂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矣嗣觀政時公數數

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常有進士以齒加於京堂上

者具嘗惡草而情固款洽也嘗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凡人一隸

也大都所言皆前輩時事時套若勿聞已